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金瓶梅詞話

兰陵笑笑生著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金瓶梅词话

上

兰陵笑笑生著

戴鸿森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面设计：古 干

金瓶梅词话(共三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97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9\frac{9}{16}$ 插页 6

198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19·3799

定价 12.00 元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编辑说明

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作品繁富，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可资借鉴的地方很多。但一般作品，都同时存在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加以分析批判，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小说史的研究，在鲁迅先生开拓的道路和奠定的基础上，建国以来又有所前进。由于小说的品种出版较少，资料缺乏，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本丛书编辑出版的目的，即为适应文学史研究工作和大学文科教学工作的需要，同时为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材料。

本丛书主要选收宋代至清末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内容接近小说的讲唱文学，如弹词、宝卷等，亦酌情选收。建国后已出作品无需另作整理者，本丛书即不再列入。

本丛书所收作品，力求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加以标点和必要的校订，保留原书的序跋，并视具体情况，选择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作为附录。

希望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整理工作提出意见，以便随时改进。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九月

校点说明

《金瓶梅词话》是其他几种版本《金瓶梅》小说所从出的祖本。这是一部可供多方面研究取资的书。作者用写实的手法，描摹出我国十六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刻画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形象。在我国白话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上，它是摆脱专注英雄传奇、精灵神怪的传统窠臼，转向平凡的现实人生的创始之作。书中展现出的当时城市居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乃至民间的口头语言、风俗人情、礼仪服饰、饮食起居，都相当真实可信，因而又是广泛地研究这一时代社会的可贵的历史资料。可惜我们至今也还未能考定作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世事迹，成书的时期究竟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抑隆庆、万历年间，也就不敢放心地确认下来。这些，仍是《金瓶梅词话》一书本身有待于深入探究的课题。

早在五十年代，为了供应少数专门研究者的需要，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过《词话》的旧刻本。为其内多秽褻，自不能公开发行。多年来，《金瓶梅》的名称就成了“禁区”，分析研究的论文几成绝响，最近几年方始有所突破。鲁迅先生有言：《金瓶梅》“虽间杂猥词，而其佳处自在”（《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先生也说过：“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些秽褻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

望有那样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中国文学研究·谈金瓶梅词话》)先辈们的良言,今天也还是我们解放思想,明智地对待文化遗产的药石。

我们的愿望是试图提供这样一个《金瓶梅词话》的整理本:既方便于一般文艺工作者、古典文学爱好者的浏览、借鉴,也可供研究工作者的取资,基本上不致有失真之憾。现就整理工作的校勘、标点、删节三个方面,说明如下:

一、校勘

(一)《金瓶梅词话》的现存刻本,只有卷首有明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东吴弄珠客序的一种。旧藏北京图书馆。一九三三年曾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现即以一九五七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的重印本为工作底本。此书页面上间有藏书者墨笔涂改,以至原字难以辨识的地方,今据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一九六三年同版别部书的影印本复真;第五十二回缺失之二页,亦据以配补。

(二)原书的衍夺讹舛,诸难以读通处,作了必要的校改。改字以本校和贯通为主,以校核他种版本、资料为辅。正文部分校核明崇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清康熙刻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金瓶梅》,及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回。词曲部分的小令、散套主要参校《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戏曲则参校《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明代刻本。其余零散取证的有关资料,如曾据以改字,均载见于校记,此不具列。

(三)除最明显的文字小节性的刻误(如:了、丫,己、巳,王、玉,早、阜,毋、母,折、拆,东、柬,壶、壺之类)外,凡改字皆作校

记,借以交代原文,说明依据,免滋淆乱。改字之依据不同,校语稍示区别:有原书内证可援曰“据”,他书异文较合曰“从”,有乖事理、语文、名物之常曰“径”,揣度上下文情之宜曰“酌”。

(四) 原则上凡未曾改字即不出校记,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列异文作为此番整理的任务。间有例外,虽未改字却在校记里作了一点说明的,则是属于原书情节上、事理上明显存在的乖悖,读者难免疑怪,而校者又认为不宜多所意改的地方。

(五) 崇祯本《金瓶梅》为张竹坡评本所从出,两本文字差别甚夥。校记中如已说明从崇本改字,即不再交代张本作某;相反,如从张本改字,则校记中必同时交代崇本作某。

(六) 校记中“径改”、“酌改”的条目,有同时交代他本异文者,为其既可合参,又无待繁言;其不交代他本异文者,则因他本所作删削修改,面目差异,情况复杂,一一详列,与全书校例不合,故概行省略。

(七) 整理本既用简体字排版,自无法一一保存原书字形。书中有部分古体和俗体别写的常用字,为现行字模所有,无须刻字者,酌予保留,如:见(现)今、元(原)来、早辰(晨)、能勾(够)、好相(象)、抓(找)寻、麻犯(烦)、倘(躺)卧、动旦(弹)、绸段(缎)、鸡弹(蛋)……等。我们考虑完全就今人用字的惯例,来为古人的作品“正字”,未必合宜,好在这些字读者并不难于辨识,或者还有稍资博识的好处。

(八) 虽经校改,书中文字仍有费解难读处,崇本、张本的删改,我们又未加采纳,大抵不外以下两种情况:

甲、骤阅似误,细究不误,如:

“……当初也有个三媒六证，白恁就跟了往你家来来！”

（第七十六回）

似衍一“来”字，崇本删去。其实原书多将“来”字用作语气词，犹今语之“啦”，“走来”（第二十七回）犹“走啦”，“来来”亦即“来啦”。又如：

“那马……初时着了路上走，把膘息跌了许多，这两日才吃的好些儿了。”（第三十八回）

崇本改“着”为“骑”，删去“息”字。其实“着了”犹“挨了”、“受了”，与今语“着了凉”、“着了累”和书中“着了重气”（第六十回）的语式同。膘，肥肉；息，赘肉，“膘息”乃一词，“息”字非衍文。再如：

“伯爵打恭说道：‘哥，谢容易。是我后日早来会你，咱一同起身。’”（第七十八回）

“哥谢容易是”五字，崇本改为“又多谢哥”。其实“谢容易”非“谢你容易”，而是“为我之漫不经心（容易）累你费事致谢”之意。如是“谢简慢”、“谢冒昧”之类，便不觉眼生，句式却是一样的。崇本所改虽晓畅直白，却有失方言口语和人物口角风神之真。

乙、原文确有可疑，究竟误否，又何以致误，我们尚无以自信，崇本所作改动，又并不足以释疑，为求审慎，仍存旧貌。如：

“玉楼笑道：‘刚才为小厮讨银子，和爹乱了这回子，乱将出来，自我吃了，却是顶缸受气。’”（第四十六回）

语不尽可解，似文字有夺漏，情节失照应。崇本改为：“玉楼笑道：‘刚才为小厮讨银子，和他乱了这回，说是

顶缸受气。’”依然费解。又如：

“……众堂客女眷祭奠，地吊锣鼓，灵前吊鬼判队舞，戟将响乐。”（第六十三回）

崇本删“戟将响乐”四字。“戟将”二字或是信手写的谐声字，犹“铿锵”、“铿锵”，文即可通。未见显证，亦难自必。

二、标点

为了方便阅览，我们采用了分段加新式标点符号的整理方式。有两点较为特殊的情况，这里稍作说明。

（一）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的处理

《词话》中有大量的方言口语，往往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特殊表达方式。如今人常语说的“好多钱”、“很有钱”，到了《词话》中人物的嘴里，却说作“好少钱儿”。准此类推，事情忙说作“好少事儿”，命运好说作“好小造化儿”，侍候的人多说作“好少丫头奶子侍奉”，酒量大说作“好小量儿”，以至官吏贪赃受贿的胃口大说作“好小食肠儿”。正话反说，今人只用在反问、反嘲的场合，书中的方言不尽然，它往往用在告诉陈述的场合，这就不应加问号或惊叹号。但它与平叙直说又有所不同，它显得口角俏皮，因人因事因时之不同，带有歆羡、夸耀、调侃、讥诮等种种神味。

正话多反说，反话又往往多正说，例如：某人根本不了解底细，说作“他原知道咱家深浅”；斗不过对方，说作“你等原抵斗的过他”；不在人家落脚，说作“他原在人家落脚”；不再做傻事，说作“我如今又做傻子哩”；决不对人说，说作“肯对人说”；不敢进

去,说作“我敢进去”……等等。这些,情况较前者为复杂。就原语的实际用意说,相当大部分也并非反问,而是告诉和陈述,这是把话说得波峭、婉转,避免强直、呆板的一种语言习惯。我们因为顾虑到多用逗号、句号,可能会使部分读者把意思看反了,甚或怀疑文字有误,就在某些大意不差的情况下,勉强地打上问号或惊叹号。

平叙直说和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真正区别,是在说话人语气的轻重抑扬、长短疾徐之间,熟悉这种语言习惯的人听起来,确实是“三尺童子”“洞洞然易晓”;作为书面文字,一般读者读来,可能会觉得别扭。对此,标点符号的作用有限,只得随文权宜,不免时感支绌。

(二) 个别地方不加标点,以示缺疑

全书有两处,我们没有加标点,一处是第七十四回的一首《临江仙》词,为其残缺太甚,未能校补;另一处是第七十六回的市语切口“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云云,未得确解,不敢强断。

三、删节

书中大量的秽亵描写,实是明代中末叶这一淫风炽盛的特定时代的消极产物,自来为世人所诟病。对正常的人来说,只觉其秽心污目,不堪卒读。至于有害青年的身心健康,污染社会的心理卫生,尤不待言。兹概行删除。具体办法是:只删字,不增字,删处分别注明所删字数。这样做,为的是免致研究工作者迷惑;文情语势间有不甚衔接处,亦易为读者所谅解。全书合计删去一万九千一百六十一字。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涉及性行为的文字，与所写主要人物本为恶霸淫棍有密切关系，客观上有揭发暴露其道德败坏、灵魂丑恶和社会糜烂黑暗的作用，故一般性的叙说，即不加删除。

书中还有不少市井小民日常口语中的脏话、丑话，我们都没有删除。因为点滴涂抹，又复加“×”加“○”以为标记，徒形张皇，无补于实际。事实上类似的脏话、丑话，至今还存留在一些人的口头。读者如看到古人的这些不文明的语言“垃圾”，“以古为鉴”，愈益激起憎恶之情，从而有助于清扫今人嘴里的“垃圾”，则反面材料又未必不可以起正面的作用。

崇祯本《金瓶梅》有插图二百帧，图中署名的有刘应祖、刘启先、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诸人，都是当时新安刻图的名手。所刻图象，时次与作品相近，种种生活情状有助于今人对历史背景的感性认识，兹选取了三十五帧，分别插入正文之有关处。图上中缝处原刻的说明文字即崇祯本的回目，现改用《词话》的回目排于下方；间有与《词话》回目所示内容不相应者，则仍沿用原图说明文字。

以上是全部整理工作的大概情况。整理者既已限于水平，又未能从容时日，广求教益，无论校改、标点、删节，都会存在各种错误和疏失，谨希各方面的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整理工作的进程中，张友鸾同志曾于繁忙的写作中抽出时间来，陆续初点了其中十六回书；资料线索和疑难之处，多蒙周

绍良同志提供方便，热心帮助；杜维沫同志曾细致地通审全稿，并一一复核校出的异文，匡正失误，多所补益。整理工作之得以较快讫事，实有赖于三位的宝贵的支持。为应本书校勘上的需求，北京大学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分别借给了珍藏的明崇祯刻本和清康熙刻本《金瓶梅》，王利器同志则慨然长时间提供了《词话》一书的日本影印本。这里，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诚挚地致谢。

戴鸿森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

金瓶梅词话序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暉之《剪灯新话》、元微（原误“微”）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顰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

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亸，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如离别之机将兴，憔悴之容必见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所不能无也；患难迫切之中，颠沛流离之顷，所不能脱也；陷命于刀剑，所不能逃也；阳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遁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

跋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

廿公书。

金瓶梅序

《金瓶梅》，秘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儿何可不如！孝秀曰：也只为这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叹为有道之言。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新刻金瓶梅词话

词曰：

阆苑瀛洲，金谷陵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酌，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忒恁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峰，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潇洒，也宽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株松，数竿竹，数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

四贪词

酒

酒损精神破丧家，语言无状闹喧哗。疏亲慢友多由你，背义忘恩尽是他。切须戒，饮流霞。若能依此实无差。失却